第一篇

文明人的素养

文明的忧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信仰危机

但是，据说，我们的宗教信仰彻底完蛋了。我们不再相信圣埃德蒙，再也看不到他那‘在天堂边缘’的吓人的亦或确凿无疑的形象，通行于永恒的天堂和地狱的上帝的绝对律法，变成了道德哲学，变成了那种专门算计利害得失而很少考虑能使人快乐的美德和崇高道德的哲学。

事情甚至严重到了这种地步，即古代用语中人们所说的“我们忘记了上帝”这样的话，——成了现在最流行的用语和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都认定‘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们对‘永恒存在的上帝’不屑一顾，却对各种假象和虚伪的东西推崇备至。我们始终认为‘上帝’本质上是一种很难懂的“可能性”，但在表面上，非常清楚，整个世界也就是一个巨大的、极其广阔的‘养牛场’亦或一家拥有极其宽敞的餐厅和众多餐桌的“救贫院”，——谁能在这里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谁就是聪明人！

上帝的任何真实性都是不确定的，唯有利害得失，唯有实惠和功利，才是讲求实际的人们所关心的。

我们不再有任何上帝！上帝的律法被一条追求“最大快乐的原则”所代替，成了一种为了慎重起见而虚与委蛇的权宜计：天堂仅仅是作为‘天文学上的记时员’;才成为我们的中心的 苍天只不过是科学家们用赫谢尔射电天文望远镜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目标，只不过是文人墨客们寄托情愁哀思的地方，——在我们的语言中，在旧琼森方言中，人类丢失了自己的灵魂，在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现在人类发现了这种缺失。这种缺失真正是罪恶的渊薮，是整个社会坏疽的根本，这种缺失正用可怕的死亡威胁着现代一切事物。对于意识到了这种缺失的人来说，这里就是那棵大树的主干，这棵树的主干和它的根须、根系一道，和它的遍及全球的见血封喉的树枝以及可恶的有毒分泌物一道，使整个世界在极度的痛苦和快速的衰退之中无力挣扎。只要你们把手放到这上面，你们就会感觉到我们一切灾难的症结之所在，你们就会触及我们一切可怕的疾病的中心。没有任何信仰，也不相信任何神灵；人们丢失自己的灵魂，只好劳而无功地找寻“防腐之盐”。一切都是徒劳的 无论是诛杀暴君,还是通过改革方案，无论是法国革命，还是曼彻斯特起义，都没有找到救治的良方。道德沦丧和社会风气败坏，虽然一时有所收敛，但在不久之后却又以新的方式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

因为，这事实上并非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创造出来时并非如此，而是另外一番情形。毫无疑问，任何从这种无神假说出发的社会都将会导致一两个严重后果，必定会伴随着不真实，每种不真实都会有它相应的痛苦，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虚幻、愚昧和十年的谷物法辩论,必定会如日中天,泛滥成灾。“上帝”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可能性’;或许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小的欺骗”,为

什么这个小小的欺骗会令我们惊讶不已呢？按照自然的次序来说，一切都是欺骗。虚假和伪善的幽灵骑着马儿在大街上徘徊，得得的马蹄声，没有引起街头巷尾任何人的惊讶。令人心往神驰的圣伊维斯感化院、贪图安逸的曼顿贵族和为了金钱才工作的拜金主义者，几乎都被懒惰、浅薄这张巨大的天罗地网扼杀了，——所有这些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千奇百怪的景象，我们却司空见惯。

我们得知，罗马天主教在这些年来极其兴盛；看上去是有史以来的最有生气的宗教流派。M·乔费洛依这位上了年纪的罗马教皇，在基督圣体节那天被人们用车推着经过大街小巷，长时间跪着为人们祝福。他觉得这是一件苦差事，便推说自己有风湿病。因此，他的主教们便商议对策——经过一番研究之后，他们决定为教皇制作一尊填充有羊毛或烘干了的毛发的伪装的塑像。这尊塑像是用铁、木材料制作的。然后让这尊塑像保持一种跪着的姿势，有了它，教皇便可以坐得更舒坦，借助于斗篷的衣饰，教皇便可以将塑像底座和他的头和伸展的手有机地联系起来。臀部及其伪装的跪姿，教皇可环顾四周，还能摊开他的双手，这两部分相得益彰，共同着眼于尽可能地在基督圣体节那天为罗马人民祝福。

我一直在思考这位具有两面性的教皇，思考他用羊毛和铁填制的塑像底部，思考他有血有肉的头部和双手；我也一直在努力推测他的星占。我认为他是这几千年以来最了不起的教皇，他把上帝打得昏天黑地，或者说，他开始具有人的眼光。不仅如此，自浑沌首次颤栗和‘打喷嚏’以来，正如阿拉伯人所说，随着第一束阳光穿过“浑沌”，自然和艺术之作会产生什么更奇怪的产品呢？这就是一位相信上帝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教皇。在这位代表上帝的教皇心中，上帝又是什么模样呢？他意识到，膜拜上帝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过是蜡烛、管乐声、格里圣歌、做弥撒时的闹哄哄、红衣主教、羊毛和铁填制的底座，以及装模作样地摊开双手作出拯救无知者以使其免于更无知境地的样子之类的“舞台布景”所产生的幻觉效应罢了。

噢,读者,我并没有说谁是魔鬼的选民。这位贫穷的、具有两面性的教皇也接济贫民以面包；在他身上实际上有比他自己所了解的更好的潜质。在意大利霍乱流行的后期，他那贫穷的耶稣会会众，以及几位德国医生，是唯一没有发狂和退却的人们：他们无所畏惧地到各个疯人院，救助、劝告、点燃那些垂死之人的希望之光，并终日守候在那些垂死之人的枕旁。当所有其他的发光体在混乱的夜晚都已熄灭时，他们却像熠熠生辉的恒星一样光芒四射：荣耀应归于他们！这位贫穷的教皇，——谁知道他身上的善德？在那个容易健忘的时代，教皇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他最令人伤感、最令人可怖的记忆，他过去是这样，将来恐怕还会是这样。他难道不就是那幅永恒的画有头骨骷髅和交叉的大腿骨骷嵝的画像吗？这种尊荣显贵，这种用世界上最好的心血换来的尊荣显贵，绝不能失去，无论在何种混乱的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失去它们。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黎明将会来临；对我们中的一些人而言,黎明已经来临。没有哪个凡人,尽管他一生渴望‘神圣的谦卑’或其他‘高级勇猛形式”,但他却不希冀在死人的头颅骨上找到它，而希冀在他周围的一颗漂亮的活生生的脑袋中看到它。

此外，在这位贫穷的教皇身上，以及在他栩栩如生地完成礼拜仪式的作法中，有一种我十分敬仰的坦率。他并非半心半意，而是专心致志地完成了他的戏剧性的礼拜仪式；这种情形在现在、在将来都不可能会再次出现了。他会询问你其他还有什么呢？在我的这种格里圣歌背后，在温馨的烛光幻觉效应背后，隐藏的是怀疑的深渊，怀疑主义，甚至激进的雅各宾主义和深不见

底的“黄泉”。想想这些吧！格罗比池中满是薄煎饼”，——詹妮·迪恩斯旅馆的老板公然蔑视它。看，布置得很好的舞台布景掩盖了你们的绝望，无边的怀疑论、无神论、雅各宾主义。我的这个填制而成的底座不仅使我免受风湿病之苦，而且使你们也免于其他病态之苦！无论在你们的哪处朝圣地，一首精致的进行曲和格里圣歌将陪伴你，因而一个空虚的夜晚就这样很好地降下帷幕了。

的确，崇敬卡尔穆克斯的旋转葫芦的人中没有几位能以如此伟大、如此坦率，亦或如此奏效的方式行事。据说，这已经流传很广了，朱里·莱恩也许从卡尔穆克斯那儿学习如何安排灯光，如何布置舞台布景。他是目前世界上健在的演员中最了不起的一个。贫穷的教皇，我听人说，他也很快破产了并且，在最近几年之内，他肯定会穷得揭不开锅！他多年患风湿病的背部因而将开始休息，他本人以及他的舞台道具也将永远在浑沌中“酣睡”。

为什么偏要去罗马寻求那种充斥大街小巷的幽灵呢？午夜时刻是幽灵、魔鬼们最欢腾的时刻，它们时而叫喊，时而胡言乱语。问题是，哪里还有什么人真正地清醒呢？贵族阶层变成了幽灵阶层，再也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了，而且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工作要做。他们不仅不能有效地工作，而且是一点也不在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关心的仅仅只是吵吵嚷嚷地要求增加工资，——甚至要求更高的、明显是一点也不合理的工资，以及要求通过谷物法和增加租金。过去的工资标准现在变得一点也不合理了。在与大灾难搏斗中，所谓的巨人“密罗克拉斯”，尽管双眼失明而且处于半睡半醒状态中，但仍不失为一个真正的巨人，仍在令人窒息的梦魇中英勇搏斗。这名真正的巨人，正如我们所说的“很可能在幽灵精英们编织的‘鹧鸪之网’中窒息而死”，仍然把它自己想象成一名巨人。它在梦魇中搏斗，一直到

它清醒时为止。我们也许会认为,在这些年月中,在梦魇中搏斗,必定会困难千倍,要顺利通过我们英国人存在的各种组织,必定会更痛苦。我们可怜的英国人的存在是否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梦魇,一个只充满幽灵的梦魇?

英国斗士被带上镣铐之后,“几乎无须别人帮忙就上了马鞍”,进入威斯敏斯特会堂后,他问那里的人们,在这样的集会之上,穿着天国的法衣,是否有人或某个恶魔胆敢怀疑国王的权利?穿着法衣的教士们,没有哪个人能作出明确的回答,——有几个人本应该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们没有。难道这位斗士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欺骗、到处都是极端的无知吗?难道这个斗士不知道这个世界被一些光彩夺目的布景以及其他一些精美的织物掩盖起来了吗?让我们暂且撇开他,问一问所有其他人和所有的恶魔吧!

我们任他自行其事,但我们还会发现谁呢?我们会遇到有多少十分清醒的现实,会从事情的最高点,依次经过各个层面地往下跌落呢?——正相反,多少幻象,多少恶魔般的虚假而非圣洁的真实,却跌落至最底层。现在,因为此种自上而下的不真实的压力,整个世界都醉心于圣·伊维斯感化院,它建造得非常宽敞,然而却孤立无助。无论你行走在哪条公共通道上,无论你徘徊在哪条偏僻小径上,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一个势利的人,一个不相信永恒而把希望寄托在暂时的、半真半假甚至完全虚假上面的人。高尚正直之人则不合调地抱怨约克郡的布匹上有“魔鬼的灰尘”,约克郡的布匹,——为何我现在用来写字的纸似乎部分是由很平整的石膏做出来的,为何这种纸使我不能写作呢?!如果你现在能找到好纸,能写字的纸,那么你很幸福。从你能寻找的所有地方,包括从幻象的最高点一直到人们最感兴趣的最低点,能找到这种纸吗

例如，想一想现在风行于伦敦大街小巷中的七英尺高的大礼帽，我的朋友萨特格把这种大礼帽视作我们英国人的一种高贵。他说“到目前为止，业已被发现的英国吹捧广告所达到的最高点便是你们所达到的最高点和你们所汇报的最高点！”伦敦河边的一位制帽人在车上用石膏板条制作了一顶七英尺高的巨型礼帽，而不是去制作比另外的帽子更好的毡帽。他派人驾驶这辆车穿行在伦敦的大街小巷中，希冀因此而获救。这位制帽人并不想去做更好的帽子，因为全人类要求他这样做，因为他有这种独创性，他完全可能这样做；但是，他转而全身心地说服我们允许他做那种帽子。他也懂得骗子成了神。请不要嘲笑他，亲爱的读者，或者说，请不要只仅仅笑话他。他已不再喜上眉梢，他再也乐不起来了，他很快就要乐极生悲了。对我来说，这种所谓必不可少的虚假的吹捧狂风，这种所谓的迷人的感化院内部所拥有的无神论之吹捧狂风，听上去简直就像一阵象征厄运的狂风。我不得不用一句古老的格言对我自己说：“神赐之福并非写在这种狂风里，写在这种狂风里的乃是神之诅咒！”也许整个人类是一个怪物，——一些过去已完全被毁坏了的时钟，宛如一堆死气沉沉的黄铜。如果过去真有上帝，那么，这位上帝久已不再拨弄的是哪口时钟？对我的朋友萨特格来说，这位可怜的七英尺高的礼帽制造者，作为英国的吹捧典型，无疑是非常引人瞩目的。

哎呀，我们本地人很少注意他，我们把他的所作所为视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一种痛苦的负担。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中的最优秀者，即凡有所创造的人，都会有权尽可能地宣扬他的创造，并呼吁公众褒奖他们的创造。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吹鼓手，每个人都喜欢自吹自擂，这是一条可以接受的规则。尽可能地宣扬你的礼帽；如果奏效，那就实事求是地宣传，如果不奏效，那就进而欺骗地宣传，——欺骗

的程度视你的目标而定，因为似乎人没有虚假到不可以相信的程度！——我则要说，事实并非这样。自然并不需要人们对他自己所作的事以及对他自己创造的礼帽之类的东西自吹自擂，自然是禁止人们自吹自擂的。没有哪个人，或哪个礼帽制造商，在他吹嘘自己的优秀、自己的英猛、自己的举世无双的技艺时，会不感到这是在自我堕落，或是没有这种堕落之感。他会在内心最深处对自己说“让你的朋友去说这些吧 如果可能,让你的敌人去说这些吧 但是,无论如何,应让你的朋友说。”他感到他已经是一个蹩脚的吹牛者了；他感到他快要成为一个谎话连篇的说谎者了。

我必须重申，自然法是永恒之法：来自于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然法的平和声音，人们绝不敢不予理睬，否则便会受到可怕的惩罚。没有哪个人违背真理而不使自己受到损害的，更不要说一百万人，两千七百万人了。请带我到一个到处陷入这种状态的国家，以便每个人能期盼它，并允许它展现在其他人以及他自己面前。我将带你们到一个全体一致地在“ 康庄大道 ”上行进的国家，在康庄大道旁，耸立着英国的许多银行、棉纺织厂以及许多王公贵族的豪宅。这个国家绝不会成为理想、幸福的乐土，也不会成为一个通过默默的辛勤耕耘便可获得的永恒的、辉煌的胜利。如果它不在这条“ 康庄大道 ”上停止行进的话，它只会走向悬崖边和毁灭的深渊。大自然有幸福的乐土，胜利的桂冠，但大自然只垂青于勇敢而真实正直的人，只将这些幸福的乐园、胜利的桂冠授予那些勇敢、真实正直之人。非自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浑沌，却只有虚空和毁灭的深渊。二千七百万人以及他们的一致到底是什么？相信他们不是全部世界和所有时代，上帝、自然和整个人类都说他们不是。

“ 所有这一切有点夸张吧 ?”一点也不夸张,我的老兄,说也

极为奇怪，这全是事实。即使正确无误的臬圭也不会比它更真实了。在那容易健忘的年代，它是茫茫宇宙的古老泉源，并且将永远与宇宙同在。现在,它却被人遗忘了。并且,首次一提到它,便使你们甜甜的表情突然变为轻蔑讥笑：但是，它肯定会再次被人们想起，除非引力定理真的失灵，除非人们发现他们可以脚踏“虚”地。全体二千七百万人将无所事事，你不应和他们同流合污,为了你的生活,你应该远离他们。让我们再次提醒你们,每个口袋都装满叮当作响钱币的二千七百万人，在这条“康庄大道”上,正不断地走向坚固的实地尽头,正不断地走向忠诚、真实、真正价值的尽头。而忠诚、真实、真正的价值过去曾是他们的生活之路的应有之义。他们勤勉的祖先曾经为他们拟定了一条“人生之路”，在这条人生之路上，有多少不同的方向啊，又岂止千百种！他们既没有可以谈论的明哲的旧谚，也没有表里如一、言为心声的诚实节操，而且，他们也没有真正明智的果断行事方式，亦或可以帮助他们进步的社会交往。但他们仍可以生活下去，因为吹捧、虚假、拜金主义和不自然亦或浑沌无序并非充斥一切，因为尚还有些许诚实、真实和勇猛。只要不是无边无际的不真实的虚幻，稍微有一些相当有限的不真实亦或虚幻，社会生活仍然是可能的。不真实、虚幻超出一定的程度，七英尺高的礼帽和所有努力朝向封装的锡制品中的勇士的一切东西都会开始摇晃起来。比如说,在曼彻斯特起义期间,在宪章运动期间,在相应增减制实行期间，便发生了这种摇晃，这时的引力定理似乎忘记发挥自己的作用了。你们正在不断地走向末路，你们确实正在“毁灭这条人生之路”。二千七百万毫无知觉的人们正在一步一步地“毁灭人生之路”,直到你们走向末路,直到你们不再有任何忠诚之心。再下一步便不是踏在地上，而是悬在深不见底的深渊上空，除非引力定律忘却发挥自己的作用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噢，正如我们的祖先们过去所说的那样，当整个国家“忘记上帝”的时候，当整个国家仅仅只在乎金钱和被金钱所主宰的时候，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你们自吹自擂的礼帽制造商，成了几乎所有的制造商、工人和制造任何东西的人——从灵魂监工、身体监工、史诗、议会活动到做礼帽和擦皮鞋——的象征的时候，这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没有哪个虚伪的人不坏事做绝。两千七百万人中的大部分虚伪之人，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将会繁殖多少人？这个数目在每条街上，在每家商场里，在参政院里,在流通的图书馆里,在每座教堂里,在棉纺织厂里,在工厂作坊里，便可一目了然，但恐怕不会给人以快乐的感觉。

第二章　能拯救被铜臭腐蚀的心灵

读者们,甚至是基督教的读者们,你们有过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吗？我实在无法理解。对于多数人来说，我们所表达的词语经常具有一种神话般的或令人惊奇的特征，像某种过渡性的表征与意义甚微的声音。

但是值得我们明确的是,它们并非如此 它们是一种永恒存在的最高事实 你是否说过“这些年来西西里湖或其他的硫化湖都没有爆发过 ?或者事实确实如此 你可以不相信它 如果愿意,也可把它当成事实,但不要夸大其词。但在实践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无限性，一种在数学的严格意义上的无限性，能够或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你不应相信这一点 我的兄弟,你是否感受过确定无疑却无以名状的极度恐惧、极度希望与同情 它从来都没有象超自然的永恒之光那样从心底溢出吗？从来没有？那么，它就不是一种自由主义，而

是一种动物特性！无限性是一种超出其他物之上的事实。但只有人能够辨别；像筑巢的海狸、织网的蜘蛛及其他更高级的动物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地狱一词”,索尔泰格说道“仍在英国民众中得到广泛运用：但我很难确证它的含义。地狱一般意味着无限的恐惧，意味着令人发抖和尽力避免的事。如果你考虑一下，你就会发现，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在宗教的发展或其他事物的发展中，地狱观念始终与人相伴：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这一概念的含义都有显著不同。对基督徒而言，它是对末日审判中被判有罪的极度恐惧。而对古罗马人而言，我猜测，它并不意味着对阴间之神的恐惧，这一点他们并不在意，他们所恐惧者是无价值、不道德的行为，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不人道的行为。而现在它的意义怎样，如果你考察一下谣言和行话，人们称之为崇拜之类的东西——不是现代英国人事实上的极端恐惧，以及绝望的思考吗？地狱概念在这些不断被人重复的谣言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含义 带着犹豫与惊奇,我宣布 这是一种对‘不成功’、不赚钱、没有名气与地位的恐惧——尤其是对不赚钱的恐惧！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地狱概念吗？”

诚如索尔泰格所言，它的确十分简单。如果我们不取得“成功”,我们还有何用 我们还不如不来到世间。在‘激烈的动荡”中，正如我的一个中国皇帝朋友所说：有一种漆黑无底的恐惧；索尔泰格称之为‘英国人的地狱”！——但实际上这个地狱属于拜金主义的信仰，并有着与之相对应的天堂。因为在诸多幻象中有一种实在：我们只对一件事极端热心：赚钱。现存的拜金主义用一种滥竽充数的无聊游戏来瓜分世界：——感谢上帝,即使存在拜金主义，我们仍有真正值得热心的事情去做！游手好闲是最恶劣、最无希望的：热心地去做一件事，你就会逐步学会做好所

有的事。在工作中，甚至是在赚钱的工作中都蕴涵着无限的希望。

事实上，我们目前所信仰的拜金主义，已经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结局。我们称之为社会，并公开表示了其完全的分离状态，即与世隔绝。我们的生活中有的不是互相帮助，而是在战争法、所谓的“公平竞争”及类似法则之下的相互敌视。我们在各种场合都忘记了“现金交易”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唯一关系；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它包含和渗透了人们的所有活动。“我的挨饿的工人？”富有的矿主回答：“难道我不是在市场中公平地雇佣了他们吗？难道我不是按照他们的劳动付与他们相应的报酬吗？还要我做些什么呢？”——真正的金钱崇拜是一种有害的信仰。当该隐为了自己的利益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亚伯时[①]，他问自己：“我的兄弟上哪去了？”他同时回答：“难道我不是我兄弟的监护人吗？难道我没有付给他所需的工资吗？

我挥霍无度的富商与游戏人生的爵士们，除了该隐的方式之外，我们别无“干掉”我们兄弟的办法吗？好人凭着外表及人生朝圣徒中的旅行者的身份作出如下承诺：如果他忘记了这些承诺，如果他不知道它们本是上天所授，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悲哀的事。对那些因这种崇拜而丧失灵魂的人来说，下地狱就等于没有赚钱，所有的“承诺”与道德义务对他都毫无意义。只有钱能指使他，其他任何东西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社会能依靠这种哲学而维持，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世界本非生而如此，它的本质在此之上。那些对这种哲学深信不疑的人或国家执意前行，但是——他们将去向何方呢？在近两个世纪的无神论统治中（自作为信仰维护者的查理二世陛下复位以来已

① 事见《圣经·创世纪》。

近两个世纪），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失去了脚下“坚实的土地”——现在，让我们悬崖勒马吧！

无神论带来了许多其他的主义和谬误，每一种谬误都将带来苦难！——心灵(精神,或者呼吸)不是装在袋中的空气 全能的造物主也不是古老年代的钟表匠人，把自己的产品当作整个宇宙！但情况也不完全如此。于是产生了无神论，以及其他的一些主义,并最终产生了虚无主义 这是苦难的根源。因为事实上，没有人见过上述事实，他只能存疑而不能轻信；他同时发现，尽管有工艺的传承，钟表匠的无所不能也是值得质疑甚至否定的——他因此而否定它；但仍有另外的人对此深信不疑。人们所未知的东西是何其之多啊！存在于不可见的、无以名状的神圣之物中的信仰是一切信仰的精华,我们见证它,祈祷它,感受它 但一旦否定它，或仅仅流于口舌，那还有什么事物是可信的呢？那种谣言是在市场上流行的；那种英雄主义是一种轻浮的历史主义，它们只能通过‘慧眼’来见证(人们称之为明察秋毫之眼)。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是英雄，或曾经是英雄，但所有的人都是奴才与恶棍。这是所有现行的非信仰的精华。如果现在没有了英雄，亚当的后裔该何以为继？我们注定是庸才的牺牲品。他们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欺骗我们，窃取我们的利益，盘剥我们，甚至置我们于死地。而他们的方式我却很少留心。一旦这种庸才不可或缺,那就让他们盘剥我们好了——我将逐渐适应他,因为在这个充斥着庸才的世界上，我无计可逃。但即使他宰了我，我也不相信他。虽然他征服了不同的国家，并豢养了大批的走狗，但他仍然心虚；对他而言除了地狱之外，没有苟延残喘的地方。在这个由无神论主宰的世界上，从最高的天国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通过充满谄媚与虚伪的社区，直到最底层的角落，都是肮脏的。

埃里森博士讲的一个苏格兰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①。一个可怜的爱尔兰寡妇，她丈夫死于爱丁堡城的一个小巷，给她留下了三个孩子，衣食无援，不得不向该城市的慈善机构求助。她到处碰壁，人们互相推诿，都不肯伸出援助之手。——直到她使得他们筋疲力尽,直到她身心俱疲 她因伤寒而病倒了,死了,并使得这种病在小巷散布开来,结果‘ 其他十七人 ’也因该病而死。人道的医生因此满腹狐疑地问道，难道没有足够的钱来帮助这个可怜的寡妇吗？她染上了伤寒，并且杀死了十七个人！——这太可怕了。这个被遗弃的爱尔兰寡妇似乎对她的邻人们说：“ 看一看我的处境,没人帮我,你们必须帮助我 我是你们的姐妹,与你们血脉相连 同一个上帝创造了我们,你们必须帮助我 !’他们回答道“: 不,不可能。你不是我们的姐妹。’但她证实了自己的身份：她得的伤寒杀死了他们。他们的确是她的兄弟，虽然他们不承认这点！人们就没有必要去证明这一点吗？

在这类事例中十分自然的是，所有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很久以来一直由供求关系、自由放任主义及诸如此类的原则所指导，通常都宣称是‘ 不可能 ’的“ 你不是我们的姐妹 如果是的话,你能拿出证据来吗？这就是我们的法律，我们的特权，它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我们是财富的拥有者，你们与此毫不相干。走开！这是不可能的 !”——不,你到底想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愤怒的读者喊道。没有什么,我的朋友 —— 除非你重新拥有自己的灵魂。那时所有的事物都是‘ 不可能的 ”。我无法像古老的斯巴达人那样,命令你购买枪支弹药，直接射杀这个可怜的爱尔兰寡妇：即使这对你来说并非不可能。她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是以死证明了自己

① 关于对苏格兰穷人管理的考察：威廉普特尼 · 埃里森(爱丁堡 ,1840) 塞尔的《古兰经》(导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